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蒋长栋 / 著

唐诗考释的理论与实践



岳麓書社

岳麓書社

中国
古代
文学
研究
丛书

唐诗考释的理论与实践

蒋长栋 / 著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蒋长栋／著

唐诗考释的理论与
实践



岳麓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诗考释的理论与实践/蒋长栋编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07

ISBN 978 - 7 - 80665 - 970 - 0

I. 唐… II. 蒋… III. ①唐诗—注释②唐诗—考证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8798 号

唐诗考释的理论与实践

作 者:蒋长栋

组稿策划:王德亚

责任编辑:蒋 浩

封面设计:胡 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8

字数:200 千字

ISBN 978 - 7 - 80665 - 970 - 0/I · 801

定价:18.00 元

承印:湖南航天长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4129

总序

邓绍基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蒋长栋、徐炼和李剑波等学人即将出版他们的多种著作，第一批计有五种：《唐诗考释的理论与实践》（蒋长栋著）、《中国韵文文体演变史研究》（蒋长栋主编）、《古代文学经典新读》（徐炼著）、《清代诗学话语》（李剑波著）、《龙启瑞诗文集校笺》（吕斌笺校）。日前我所党圣元学人（应聘任该校兼职教授）来电，嘱我写序，盛情难却，略述感言，权为序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我有幸与两位著名的湘中学者羊春秋先生和马积高先生相识，他们都年长于我，学问都很渊博，承他们不弃，经常以著作相赐，每次见面，论学谈心，也总感以文会友之乐。八十年代末，我赴昆明参加几部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审稿会，会议结束后，应羊春秋先生之邀，由滇抵湘，访问湘潭大学，座谈讲课，多有交流，多有收获。其间承蒙羊春秋、彭靖、刘庆云和刘建国等诸位教授热情关照，记忆很深，至今难忘。

湘潭大学中文系在古代文学学科方面有着雄厚的教学和研究力量，至今薪火相传，人才辈出，成果众多。上述五部著作正是薪火相传的一种重要见证。这五部著作各有特色，蒋长栋

学人的《唐诗考释的理论与实践》共设三编，内容丰富、多有见地，既有对唐诗的具体考证与注释，也有对唐诗注释和考证的理论上的探讨与阐释，后者集中地研究唐诗注释与考证的意义、作用，把它们提高到理论层面来阐述。唐诗的注释工作源远流长，注本层出不穷，但相对缺乏从理论层面来对唐诗实践作系统总结的著作，因此，这本著作中的有关探讨更显可贵。我国的注释之学起源很早，最初出现于经学研究范围，所以前人说：解释经义曰注，疏通传注曰疏。前人注经，又有传、笺、学、解等名，今通称为注。前人又常有注疏的说法，这里的疏是疏通义理的意思，所以唐代孔颖达与诸儒撰定的五经义疏，谓之正义。唐时疏本与注别行，到了宋代，却合而为一了。从古到今，当初只施之于经的注释之学早已扩大到文史诸领域，注释之学也就成为一门具有广泛意义的重要学问。那么，从理论层面来探讨唐诗注释的实践经验的《唐诗考释的理论与实践》也就必然有助于整个注释之学的探讨和研究。

李剑波学人的《清代诗学话语》也是一部内容丰富、多有见地的著作，作者立意通过对清代各个诗派诗学的“话语规则”的“共性”特点的探讨，从总体上来认识清代诗学的本质和基本规律。作者把清代诗学所遵循的话语体系分为四类：唐诗话语、宋诗话语、儒家传统诗学话语和性灵诗学话语。作者认为由于多种诗学话语的并存，彼此之间发生影响、竞争和矛盾运动，才使清代诗学充满生机，十分繁盛。作者所探讨的诗学话语实际涉及同与不同的诗歌审美理念、审美范畴和艺术创作法则诸方面。作者进而论述其构成与运作规律，探求清代诗学的构架与规律，从而也就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明显的特色。这种总体研究方法不仅在清诗研究中显得新颖，即使在整个古代诗学研究领域中也具有创意。

《中国韵文文体演变史研究》是一个集体研究成果，由蒋

长株学人任主编，陈光明、周建军、莫立民和吕斌四位学人任副主编。作者们看重韵文的以韵为核心的艺术质素和以情为核心的内容质素，并用来界定韵文的文体特质，他们也就认为，规定着韵文文体演变的实质就在于这两大质素体系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承传、更替，既有“基因相袭”，又有“变异整合”。这样也就打破了诗词曲赋的分体界限，而有了一个新的文体演变学的新形式、新框架，这种探索无疑是有创意的。

徐炼学人的《古代文学经典新读》包含五个部分，涉及《诗经》、杜甫诗、李商隐诗、柳永和姜夔词、晚明小品。作者并不面面俱到地去论述上述文学现象，而是通过某一方面来作细致的论述。对《诗经》则探讨历来解读中的多元性，揭示自汉儒解读以来一向存在的“片面真理性”和“相对合理性”；对晚明小品则着重发掘、揭示一种自觉的唯美倾向背后存在的历史文化原因。此外如探讨《登岳阳楼》在杜甫诗歌中的典范意义，阐释李商隐诗歌中的“宓妃情结”，比较分析柳永和姜夔的相异词风和相似的“前写作个性”。凡此种种，都有独特之见。看来这些都是作者积累的研究心得，如今集合成书，正好形成“不拘一格”的特色。

吕斌学人的《龙启瑞诗文集校笺》实际上包含三个部分的内容，一是本集的校笺，二是有关龙启瑞生平及其作品的资料的收集，三是校笺者对龙氏生平、思想和著作的全面的分析、评价。这些都见出校注者的功力。龙启瑞在清代道光年间中进士，官至江西布政使，不仅工诗，也以古文见称，是“岭西五大家”之一，他在古文理论与实践方面与桐城派的文论主张有渊源关系，因此，《龙启瑞诗文集校笺》的出版，对研究桐城派也有裨益。

接下来，他们还将不断地推出更多的学人著作。总之，我很高兴地从湘潭大学诸位学人各有成就和各有特色的著作中

见到一种追求新意和创获的精神，也就是创造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将促使他们写出更多更好的论著，我预祝他们有更多更大的收获。

2007年7月26日

自序

说老实话，注释与考证并非本人科研的强项，因而出版《唐诗考释的理论与实践》这样的著作，在行家里手面前的确有班门弄斧之嫌。然而，我又认为，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者，是非懂注释与考证不可的，这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掌握注释与考证的确太重要了。我们担任古典文学研究生导师的不少先生，愿意让学生学会各种研究方法，却偏不让他们去学会注释与考证，此种做法就好像带徒弟学造高楼，却不让他们学会打基脚、选材料一样，如此造出的空中楼阁当然会是靠不住的。不少先生热衷于所谓重大宏观问题的研究，却忽视同研究对象直接相关的材料准备工作，甚至将注释与考证这样意义重大的研究工作视为“小儿科”。这种治学态度和方法用以律己，直接损害了自己研究的准确性与可靠性；用以教人，则害了学生，会使他们只能写大而空的文章，却不会搞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因此，我主张在古典文学研究生教学中，必须开设注释与考证课程。只有注释与考证这一基础工程做好了，才能建造起更高层次的教学与科研之大厦。

这本书中的内容，大体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完成的。另外，本人还遴选了一些所带研究生的考证论文。本书的主体部分作为给研究生上注释与考证知识课的教案，不可能包含很

深奥难懂的道理,因而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衡量,此书只是引导学生进入学术殿堂的初级阶梯。学生欲在注释与考证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还须在入门之后自己再下一番苦功,去做更浩繁、复杂而琐碎的工作。从事注释与考证工作的人应具备的起码素质,就是热爱古籍,乐于在书海中遨游以找到有价值的东西。应该说,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注释与考证并不是很复杂的,关键是在具体操作时能否以创新的思维及坚毅的决心,去探寻可靠而又有价值的结论。做一般的材料整理工作的确是平凡而又普通的,而发现有价值的历史事实并得出结论来,则是非凡的甚至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基础研究结论的改变,伴随的常是宏观研究体系这一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对注释与考证工作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绝不可轻率低估。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特别是电脑技术的广泛运用,注释与考证工作也正在拓开全新的局面。上世纪还用手工操作的文献检索,现在已可用电脑来完成。过去为了完成一篇考证文章,需要进行数天或数十天的材料准备,仅抄抄写写的工作就要耗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更毋论整理、研究及写成文章所要付出的时间与精力之大了;而现在,运用关键词等方法于电脑上检索某一方面内容,可以快到数秒钟内就完成好。如本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所写《唐龙标县即今黔阳县考》一文之材料,足足花去我一个星期找与抄的时间;而本人现在掌握电脑技术后,运用《四库全书》电子版,只需在关键词中打上“龙标”二字,于“史”部中立即就可找到数十个匹配,不仅有唐宋以来各朝正史、地志类书中有关“龙标”与黔阳县关系的正确记载,而且也有明代以来《贵州省志》及《开泰县志》对“龙标”地理位置所作的错误记载,正与误的对比,更可见出本人文章观点的正确无误。这使我想到,电脑的运用真可为我们廓开一个古籍考证的新纪元。然而,电脑毕竟只是一种机械,将之用以作何种

考证,按照何种程序考证,材料找到后如何加以运用,得出怎样的结论,这些更高级的工作则绝不是电脑所能代替完成的。所以,只有学习并掌握好考证的基本原理,在这些原理的指导下辅以电脑的帮助,我们才能最终达到考证的目的。我们在电脑帮助下省去的找材料的时间,正可运用到分析材料并使得出的结论更加准确与可靠之上。

本书的出版目的,就是让有志于古典文学研究而考证与注释又尚未入门的人,有一个自学入门的初级读本;同时,其中有关考证的若干篇文章,可作为与唐宋文学及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们切磋商讨的参考。这是一本有关注释与考证之研究普及与提高结合、理论与实践兼顾的著作,这种结合与兼顾也是本书最主要的特色。但愿能借助于这一特色,使本书对注释与考证的初学者有着更好的入门启迪作用,同时也便于向注释与考证的专家更好地学习和求教。

蒋长栋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

于湘潭大学临涛轩

目 录

001 自 序

上编:唐诗注释与考证概论

005 第一章 注释与考证概说

012 第二章 唐诗的注释

012 第一节 注释课题的选定

016 第二节 注释重点的择定

018 第三节 注释内容的翻检

022 第四节 注释正文的拟定

030 第三章 唐诗的考证

031 第一节 人物的考证

042 第二节 地理的考证

054 第三节 其他内容的考证

中编:唐诗考證文輯

061 晚唐诗人考(系列之一)

070 晚唐诗人考(系列之二)

086 晚唐诗人考(系列之三)

002	108	唐龙标县即今黔阳县考——兼与贵州的几位同志商榷
	120	王昌龄龙标之贬考论
	132	王昌龄开元十一年至十五年行踪考
	141	高力士、柳芳贬巫州共修《唐历》
	145	《梦游天姥吟留别》的两个“忽”字
	149	《张籍卒年考》商兑 张体云
	152	绝句二考——兼与艾治平先生商榷 李德辉
	155	苏味道考 肖希凤
	162	卢藏用考论 周建军
	169	刘禹锡《竹枝词》创作地点“建平”考 张福清
	176	宋之问两首“寒食诗”的考证 尹艳辉
	181	下编:唐诗注释文辑
	183	曹邺诗注
	225	汪遵诗注

上编：唐诗注释与考证概论

改革开放以来的十余年中，唐诗研究繁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基础研究十分红火，其中尤以注释与考证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注目。注释方面，以陈贻焮教授牵头的《增订注释全唐诗》这一浩繁工程为代表，唐诗其他各种个人全集、选集，流派全集、选集，断代集、选集，某一内容之全集、选集等诸多形式的注释不断问世。考证方面，以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这一浩大工程为代表，将唐诗较有成就的作家都作了较详尽的生平事迹的考证，伴随其间的是像陈尚君、陶敏等一批颇有成就的考据学家的脱颖而出。以注释与考证等基础研究为主要课题的研究，培养出了一大批唐代文学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研究之冲锋陷阵的主力军，这是可喜可贺的。

从这点来说，唐诗注释与考证之理论这一课题是应该由这批研究精英们来做的。本人虽写过一些考证性的文章，也参与过《增订注释全唐诗》的撰写（完成其中卷五八五至卷六〇一共约二十四万字的撰写），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位考据学的门外汉。正因为如此，我所带研究生的“文学史料学”课，特邀请考据学的真正行家陶敏先生上。但即使这样，为培养学生注释与考据的基本功，我仍不能不亲自为自己所带唐宋文学方向研究生开设“唐诗注释与考证”课。而要开课，又是不能不写教案的。此著上编《唐诗注释与考证概论》，即是由此课之教案整理出来的，其未能达到较理想的专业水平，本人亦颇有自知

004

之明。同样，此书之中编所收考据文章，也只能当成学习考据时的习作来看，是本人为研究生学习考证所作的范文。我所抛的“砖”，终于在研究生中引出了“玉”，唐宋文学研究生在修了我所开“唐诗注释与考证”一课后，已发表相关文章二十余篇，其中有的还发表在《文学遗产》等刊物上。本书中编之所以选录部分研究生考据文章，是因为这些文章也凝聚了本人指导的一些心血，同时，收录它们也可作为范文启迪后来的研究生，鼓舞他们朝此方向而取得同样可喜的成绩。本书下编则是本人对部分晚唐诗人作品的注释，汇于一起，意在使此书在注释方面也能为学生树立范文，便于学会注释。全书上编的理论阐发，与中编、下编的实际研究成果，可相互映照，使学生和初学注释与考证的读者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得到更多的启迪与收获。

第一章 注释与考证概说

唐诗注释与考证是一门唐诗研究的应用学科，是将文献检索、史籍翻检、逻辑推理等各门知识运用于作家作品研究的综合性学科。我们从事作家作品的研究，首先必须把每一篇作品搞懂，这就离不开对有关文字训诂知识、古代历史知识、古代典章制度知识及古代地理知识等的了解与掌握。既然这样，就需要有人来做古典诗文的注释工作。做好了注释，搞懂了每篇文章、每首诗乃至每句诗文的含义，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有关作家与作品的研究，才谈得上对每个作家及其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进行研究。因此，仅就唐诗研究这一专业来说，注释本身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而就更广泛的意义来说，改革开放后，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精神需求越来越高，他们对我国包括唐诗在内的优秀文化遗产的鉴赏要求也正在不断提高，我们从事唐诗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和古籍工作者有责任为他们扫清古诗文中的语言文字障碍，这样，将唐诗及其他古诗文进行系统的注释便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文化普及工作。例如，北大教授陈贻焮、北京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员陈铁民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就是一项这种性质的工作。自该项目完成后，我们阅读《全唐诗》的障碍已经少得多，无论研究工作者进行有关唐诗的研究，还是广大群众阅读欣赏唐诗，都因此而得到极大的方便。近些年来，古代文学的宏观研究并不